

媒體炒作惹風波 女生看A片大家「嚇壞」了

檢討A片文化，原是女研社的既定活動，由於媒體炒作而引起軒然大波，使主辦學生承受來自校方、輿論以及家長的壓力，幸好有劉毓秀與張小虹兩位老師，毅然將這些壓力扛下來，讓學生能繼續堅持下去。

本刊記者／董成瑜

「我們完全沒料到後來事件會演變成這樣！」台大女研社一位成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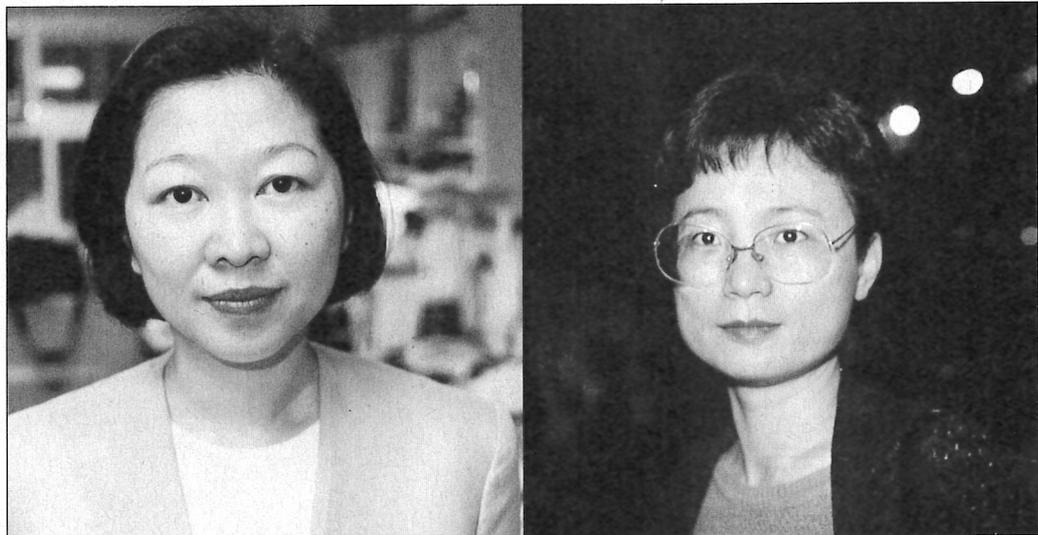
原來在女生宿舍辦A片影展，只是女研社這學期以「女性身體自主」為議題的系列活動之一。女研社內有幾個小組，其中「身體自主小組」這學期在

婦女新知參加一系列身體自主的課程，第七堂課是大家回去在校園內推動身體自主的議題，因此女研社便把這個議題放在這次的活動裡。事實上，這學期的其他活動還包括：每個星期二的讀書會、不定期舉行的成長談話會、三八婦女節前後的「女性週」座談、以及最後一次的「A片影展」。

高舉批判大旗 仍有誤解

A片影展的原始目的是檢討傳統A片中貶抑女性的男性目光、反省色情文化的性別區隔問題與堅持女學生知的權利、提供校園女生有別於浪漫愛的想像，希望激起校園女生的自主情感對話。一位女研社成員說「每次活動我們都發新聞稿，可是只有這次上了媒體，而且引起

攝影／許伯鑫



台大教授張小虹（左）、劉毓秀（右），在這次台大女研社主辦A片批判大會過程一直是學生的精神支柱。

軒然大波，奇怪的是，媒體把我們新聞稿上有關這次活動最重要的目的部份刪除，只剩下台大女生要看A片部份，因此也為我們帶來極大困擾。」

自從消息上報後，記者每天打電話來問：「妳們要放什麼片子？會露幾點？第三點露不露？」社會的壓力愈來愈大，媒體訪問女研社之餘也訪問校方，校方緊張起來，馬上召來女研社，搬出法律條文說學生違法，還說女研社申請沒有上公文不合校規，凡此種種，看得出校方比女研社還受不了壓力。

媒體又去訪問律師蕭雄淋，蕭雄淋說學生可能觸犯猥褻罪。沒有心理準備的學生們看到報上「猥褻」的大標題有點害怕，漏夜開會討論是否應改放「較不讓社會害怕」的B級片。有人反對，認為這樣會違反原先批判的意義，可是怎麼辦？在討論過程中沒有太大爭議，因為大家都有共識，可是焦慮的空氣在彼此之間流動著。終於，學生們想起來，去問了蔡明華、王如玄、尤美女等幾位平時熱心婦運的女性律師，未料同樣是律師，女律師們的說法竟與男律師不同。女律師認為，除了片子還有討論會，因此不可能觸犯猥褻罪。

有了律師的解釋，學生們便不怕了，決定照原定計劃放A片，可是外界仍有極大誤解，許多家長打電話來關切、警告，宿舍、女研社接到極不堪的騷擾電話，媒體又討論不休。迫不得已，女研社只好把原意清楚地寫在活動的名稱上——「A片批判討論會」，有點好笑，可是這樣也許社會比較容易接受。至於影片則是一部三級片「新白雪姬」、一部

美國傳統A片「屌妹絕技大密探」和一部日本傳統A片「梅野優莉——新宿壞女孩」，三部各放十五至二十分鐘的片段做為討論題材。

壓力不斷禁止記者進入

可是不然，即使女研社社長王慶寧上電視接受CaLiB、或接受報紙訪問，

仍然很少人注意什麼是「批判討論」。校園之間的電腦網路把王慶寧罵的很慘，有人給她「忠告」——看A片不是很好的性教育，應先了解醫療衛生方面的知識云云；有人指王慶寧是為了參選台大學生會會長才故意製造風波為自己造勢；當然，也有支持的信。電腦網路一向是男生參與得較多，其

攝影／許伯鑫



台大女研社這學期以「女性身體自主」為其討論議題，而放映A片只是其中一項目而已。

中又以理工學院為最，不過許多議題通常只有三、四人會參加討論，這次卻有一兩百封進來，而且還擠不上。平時較少上電腦網路的女研社成員也不得不打起精神在電腦上極力解釋。電影還沒放，外間的壓力就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展現，譬如放映地點女生宿舍。原本預定三天分

別在女四舍、女九舍和女三舍放映，可是因為宿舍生自治會遭受太大壓力而必須在每天播放之前才能確定在何處放映。宿舍生自治會的壓力首先來自教官，教官打電話來說不准放，自治會會長不太想聽教官的話，可是家長的壓力又來了，有自治會會長的父親打電話來說，「如果讓她們放，就斷絕父女關係。」女研社不願增加自治會的困擾，只好換地方。女研社方面的騷擾電話更是不斷，多到只好把電話的聲音關掉。其中還有人接到自稱是學生家長的男子打電話來：「妳們這群女人要看A片、要跟男人亂搞，是妳們自己的事，不要汙染我的女兒！」

女研社選在女生宿舍放A片，原是希望提供一純粹為女性的空間，讓女性在一個感覺較安全的地方集體交談與討論，對A片的批判也必須透過女生的集體互動而非獨自一人來進行，有對話才可免除個別女生的性別焦慮。可是，原先希望進入採訪的媒體也因此被擋在外面不得進入。三天來，只有少數媒體記者喬裝混入，外界才得知她們討論的狀況。

兩位老師為學生扛責任

對於外界指這次活動是為替女研社社長王慶寧參選

學生會長造勢等各種說法，在活動終於告一段落後，王慶寧才有時間與力氣解釋。她說：「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活動本來在學期初就規劃好，這次會如此轟動更是始料未及，參選學生會會長是事實，可是只能說，A片影展正好在競選活動開始時造成社會注意，於是我們也順便運用這股注意力來造勢，但絕不希望外界因此模糊了這次活動的原意。」

女研社指導老師劉毓秀和關心的老師張小虹在這次活動中雖提供學生參考意見，但並未干涉，包括中間由A到B再回到A的曲折過程——一直到學生「扛不住」了。學生從不知媒體的力量如此之大，劉毓秀與張小虹看到學生的原意一再受到扭曲，於是出來大聲對媒體說：「有什麼事我們來扛！」

劉毓秀與張小虹一向對於參與婦女運動不遺餘力，許多台大學生深受二人影響。這次出來為學生「扛」下擔子，她們的膽識與某些拿道德與法律的擔子壓在學生身上的教育者形成強烈的對比。這次活動正值母親節前夕，學生跑來對劉毓秀說：「母親節快樂！」劉毓秀本來還有點詫異，轉念一想便十分感動。未來仍道阻且長，劉毓秀與張小虹有這群女兒般的學生們，崎嶇的路好像也不那麼難走了。

①

對女性情欲認知膚淺 媒體的男性觀點扭曲原意

從各媒體對台大女生宿舍放A片的反應，不難看出媒體盈篇充斥男性觀點扭曲主辦原意，幾位急於反反挫的女記者，僅為少數。從這次事件顯示媒體對女性情欲文化的認知極淺，或許這也是媒體學習如何面對的開端。

本刊記者／于美芝

五月六日星期六的傍晚，女研社一如往常習慣性地把社團的活動傳真給各報社。負責新聞稿的簡家欣，原本以為會像過去一樣石沈大海不被理睬，她說「看了七日自晚七版話題新聞頭條——台大女舍A片堂堂入室！嚇一大跳！」。

媒體反映男性觀點

台大女研社A片影展在媒體大幅報導下，引起社會普遍討論女性情欲的議題。面對媒體爭相追逐及報導觀點的對立，連這些自稱前衛女性的師生們也疲於奔命，企圖掌握整個活動的詮釋權以防被扭曲。事後學者與學生們的討論，皆認為媒體觀點的歧異正反映了社會對女性情欲刻板印象，有的學者與學生，也進一步批判，社論的呈現正是男性主編觀點的反映。

自晚的報導帶頭掀起熱潮。早在八日星期一於社會焦點版跟進，中晚則在當天於流行頻道以頭條處理。

九日星期二，A片風波躍上中時社會焦點版的頭條。「看A片不等於性教育——教部呼籲學生勿把色情當教材」的五百字配合稿，引爆了社會輿論與教育單位質疑女研社企圖帶動校園情欲對話運動的正當性與意義。

有趣的是，A片影展尚未開幕，主辦單位與台大女生的對話過程尚未開展，三家晚報社評皆

急於表明反對立場。中晚社評指出，「從觀看A片不能促進兩性關係，甚且從中獲得時下部分女權主義者所標舉的兩性平權結論，手段與目的的邏輯辯證，恐怕也很難得出必然關係」，並批評其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自我中心行為；聯晚則質疑此舉是否為「揭露父權社會壓抑女性性自覺的更有效手段？」，並論斷此一「以毒攻毒」兩面手法「畢竟仍是違法悖德……」自晚社論雖「肯定勇氣十足」，但表達了「已達到挑戰行政威權和性別禁忌的目標，至於A片內容的認識女體討論等標的，並非主要訴求」的「勸退」立場。

部分女記者 希望反反挫

輔大大傳系男教授、A片文化研究者陳儒修表示，這象徵這波社運策略成功地刺激知識菁英階層，去認真面對女性的身體自主權與情慾的複雜關係。陳儒修說，這些輿論反映了父權社會的集體潛意識仍把女人定位在「黑暗大陸」，需要男人來開啓光明之道。

其實報社內部對性別問題的認知程度不一，

甚至與報導上有矛盾紛亂現象。例如中時人間副刊製作精彩的「女性聲音」專欄與男女記者在探訪同一A片議題時的瞭解與立場有顯著差距。而聯合報十一日以大部分篇幅報導台大法律系教授葉俊榮所提，「有意念表現自由的空間，學生在校園中學習更深一層的素樸之美」的法律文化觀，十日的中時一位男記者卻評論「依法論法，如同某醫學院學生為了研究醫學理由盜取屍體一樣……」。

在這一波媒體記者報導「攻防



台大女研社舉辦的A片展在幾位教授的協助下，使得活動過程更具反省度。本刊資料室

「上，一些專跑報導婦運路線的女記者，可能因長期接觸弱勢族群，私下對此表現得「十分著急」，甚至不斷主動爭取在版面上進行「反反挫」。

欠缺與媒體互動經驗的女研社成員在享受鎂光燈包圍的過程也是雞飛狗跳叫苦連連。特別是影像媒體的跟監偷拍方式，令她們十分憤慨。由於信守宿舍自治會不讓媒體介入放映現場的承諾，女研社員一度很認真地把關、驅逐濺進去的記者，後經過劉毓秀與張小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建議，第二、三場放映會便出現女記者拿著學生證，穿睡衣、拖鞋闖關的奇觀。

老師們也加入聲援行列

在這場「戰爭」中，老師們也未置身事外。台大外文系教授張小虹，由於目睹九日週二晚間TVBS現場CALL IN中姊妹淘劉毓秀被一面倒的反對聲浪圍攻，頗感事態嚴重，認為有必要替既忙又慌張的女研社學生正名一番，便緊急寫了一篇剖析當下歇斯底里式的道德恐慌症候群，來肯定A片影展「開啓校園討論色情文化新紀元」。張小虹原本以為翌日可以以第三者客觀立場單獨刊登中國時報討論廣場，好好制衡「導正」當時媒體將焦點放在大學生法律常識與性教育不足的方向。

不過，事與願違，中時又找了

蕭雄淋律師，大談著作權觀點，張小虹由報社內部獲得訊息後，連忙請教嫻熟法務的蔡明華律師，又「補」上三百字，以便相互「平衡」，表達這些女教授們對「A片無著作權問題」的觀點。

此外，大安分局員警也會含蓄地表示希望女研社不要辦，以免增加他們的「困擾」。不過，女研社學生們認為，若有那位員警或檢察官直接偵察起訴「女學生欣賞、批判A片」，不僅會惹來另一波「頭殼壞去」的看笑話譏評，也會使得偵察過程中，現行法律「妨害風化規定」語焉不詳與社會脫節的困窘更加凸顯，法庭也將成了宣揚女性主義性政治觀點的免費場所，台灣也會多出一樁國際笑話。

情欲文化仍在啟蒙前期

為了彌補話說得不够清楚的遺憾以及被外界質疑其為性解放運動的傷害，女研社在十五日星期一舉行一場強調身體自主的記者會中，社員連原先的「開創情欲自主對話空間」一個字都不敢再提，感慨「媒體只聽得懂簡單句」的張小虹也臨時把發言稿上「情欲」自主字眼劃掉，努力解釋這次的意義在於女人不要在貞節牌坊與性解放兩極中被迫擇一；女學生有權利知道A片文化的內容，批判A片亦不是因為它不道德，而是因為A片文化中充斥著

女生宿舍放A片 沒有「妨害風化」問題

本刊記者／于美芝

■在台大女研社的「A片影展」易名為「批判A片大會」的過程裡，社會輿論對於大學生的法律常識程度的關切，一度遠勝於主辦單位標舉的「女性主體情慾對話活動」。婦運人士一方面抗議運動焦點被轉移、被模糊；另一方面也儘量宣揚另類法律觀點。不過，這些義務辯護律師蔡明華、王如玄的法律解釋，皆從未得到任何報刊版面的青睞，使得社會大眾喪失一次聽取女性法律觀點的機會。

王如玄在女研社面對外界觸法質疑時指出，A片並無版權問題，而刑法第二三五條之妨害風化的關鍵，在於如何界定「公然」猥褻部分。由於活動三天均有社團指導老師在場提供性的社會文化分析觀點，使得當時宿舍情境已是一個宣導理念的教學空間，不可能觸犯妨害風化。她並且於五月十三日的晚上趕往校園聲援、向同學們解釋法律疑惑。

而十一日首映之夜即到場支援的蔡明華表示，由於宿舍有門房管制，外人出入要登記也有限制，並非任何不特定第三者皆可以公然進入，因此在宿舍客廳放映，並不構成觸法要件。她說女研社基於改革貧瘠的男性文化與促進兩性真正平等和諧的時代使命感，「適當地觸犯法律體系——也是無罪」。

不平等的性別權力差異。不料翌日報導仍出現扭曲的情形。

張小虹等女性學者私下曾感歎，除了抬出「情欲」味道的「身體」自主來與性解放運動劃清界線外，不知還有何路可走？婦運健將劉毓秀更表示過，「媒體聽不懂情欲自主與性解放的區別為何」，而冒著被「進步」男性戴上「母權」與「妥協、保守」

帽子，婉拒討論女性「情欲」文化。

張小虹說，日常生活的情欲實踐未必一定要上床，而是先承認人性情欲流動無所不在。

台大女研社的「A片風波」意外引起社會熱烈討論，成為媒體的焦點，對媒體而言，這也是一次學習如何去處理面對女性情欲議題的機會！

一位男人看A片的自白

回顧A片的進化史，各式各樣A片或替代品早已充斥市面，顯示對性的好奇與需求是人類最基本的問題，但在傳統社會中性也是一種禁忌，長期壓抑的結果反而落得「有色無情」之譏。

文／魚夫

台 大最近舉辦了一場A片試映會，她們是從女性主義者的觀點出發的，不過對許多在台灣成長的壯年男性而言，看A片乃是伴隨著許多男人成長的過程，沒看過A片的台灣成年男人，應依特種稀有動物列案保護。

我坦白說，小時候我家後面有一家戲院，那時候電視的時代已經來臨，電影一度非常不景氣，很多電影院都迫不得已，先是改成歌舞劇團，一度還請來如今名滿天下的豬哥亮到我們家後面的那家劇院粉墨登場，可恨後來連豬哥亮也不賣座了，於是就開始放成人片，當時我唸國小，矇一下就閃過了查票員的視線，生性好奇的我，一溜煙進了戲院，咦？看到的是黑白片！哪裡有什麼「黃」顏色？至於內容是什麼？老實說，懵懵懂懂，有看沒有懂，只記得該片女主角是由現在某電視圈名製作人所主演。早期據我所知，畢竟影片不易取得，黑市裡還販售一種黃色唱盤，男女對話，內容極盡猥褻之能事，由於易於取得，這倒也方便好色之徒燃眉之需。

再看成人電影時，已經是高中時代了。高中生那時流行一種紙上電影叫做「小本的」，其印刷紙質都不能和現在的一般雜誌比，不只圖片粗糙，筆法更是拙劣無比，通篇「哥哥！妹妹！」沒完沒了，緊要關頭就來個「哦，哦，點點點……三百下！

」，真是不知所云，但那時看來卻莫名其妙覺得緊張刺激，每有新貨到埠，同學間便奔相走告。

「小本」之後，乃「插片」全盛時期也。插片的意思是，在正經的影片播放當中，插入自黃色片中剪來的片段，一段五分鐘至十五分鐘不等，要看警察有沒有在後排監看，好玩的是，有一陣子風聲實在太緊，警察全程監看，可是電影院要是不插片，觀眾會弄幹斥，不得已，鋌而走險，好在警察通常是在國歌唱完之後進場，於是乎，在莊嚴隆重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歌聲響起之際，突然間「哦，哦，哦……」的插進黃色片來了，幸好那個時代不流行新黨，否則鐵定有人會當場大義凜然的高喊「中華民國萬歲！」。

隨著時代的進展，有人開始走私進口A片，最初用八釐米的機器放，不過仍不可以公開放映，通常是由三七仔在特定地點拉客，然後一群人坐著麵包車到某特定地點觀賞。這些進口A片的江湖兄弟沒有品味，我有一次很不愉快的經驗，因為我看到的是「男同性戀」的片子，那天足足嘔了一個晚上。

由於有些角頭在地方吃得開，後來看A片終於可以在固定場所看了。這個時代大約是在妓女戶「吹冷氣加十塊」之後，而A片的品質也產業昇級了，同時還有

國人自製MILK，我們稱它為「國貨之光」，然而男女主角演技奇差，看了會破病。就播放的場所設備來說，此時已經是錄影帶當家，放映室設置有電視機一部，情人座高背沙發椅數排，並設有冷氣，乃可祛暑消火，並且奉送紅茶一杯解渴，不過倒楣時，還是會被警察抄著，如果被送到派出所，自然沒有顏面對江東父老。

A片發展到錄影帶系統播出，已經算是走入近代史了，後來電影也已公開放映，宛若無政府狀態，不過物極必反，電影終於有了分級制度，不過，近來拜科技之賜，電腦CDROM的A片已經發展到所謂的「互動式」，可指定內衣穿著款式、情趣工具、體位姿勢等不一而足，照這樣發展下去英國文人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所描繪的那種「感覺式電影」A片，大概不久就要問世了吧？

性在中國文化裡是一種禁忌，不過性卻是人類最基本的問題，而政治力長期壓抑的結果，台灣如今社會不見得更健康，只落得一個「有色無情」的譏諷而已，我寫這篇文章不是要和大家比看A片（小心目睛「脫窗」），只是覺得這種問題，像台大女生看A片，拿出來公開談，有何不可？

①

制式內容宛如情欲默片 男生就是看這些長大的？

A片在男生宿舍放映，早已行之有年，在女生宿舍放映卻引起軒然大波，可見社會普遍暗存情慾管理制度。女研社放映A片時，不少女性立刻掌握A片邏輯，形成歪讀與解毒的效果。

本刊記者／蔣慧仙

「女生看A片為什麼是一種運動？」不少人心存質疑，尤其是將看A片當作日常或偶一為之消遣的男人們，不禁納悶。

從空間的使用上來說，社會上存在著情慾管理的制度。根據台大「大學新聞社」的問卷調查，有近八成的住校男生在宿舍看過A片，非住校男生看A片的比例更高達八成六。

一位住校男生表示，A片在男生宿舍播行之有年，好像也從來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勁，偶爾還會擠得水泄不通，早已習慣。

而女人看A片的條件則備受限制，家中第四台的解碼器大概是父兄掌管，錄影帶密室租A片對女生的困難度實在太高了，男性卻隨處隨手可得色情材料，這種「男看女不准看」、「男知女不可知」的性別區隔狀態，是社會上習焉不察的情慾管理制度，是持續造成兩性相互誤解與持續緊張的來源。

女研社要以校園作為批判的起點，使得校園女生可以掙脫情慾話題被禁錮的狀態，持續對話，開發有立體性而沒有性別焦慮的情慾想像空間。

女研社員孫瑞穗表示，女生宿舍一向是違禁地，是一種「去性化」的空間，女研社在向來只播出八點檔連續劇與羅曼史的宿舍空間，公開播映過去只有男人能獨享的A片，而且還可以對影片「品頭論足」、「評長論短」、



攝影／薛湧

「等於拿回了自己身體的鑰匙」，揭開了男性禁地的神秘面紗。

在一群女人們聚精會神地觀看與吱吱喳喳的討論後，女同學集中於對A片中貶抑女體、與男性目光支配的討論。「為什麼女生的叫聲聽起來很受虐？男生卻不叫？」「為什麼A片中的性交是以男性的射精作為結束？」「為什麼A片中的性交分為三個標準步驟——口交、以手刺激、陰莖插入？」「男人就是看這種A片長大的嗎？」

充滿了問號的現場，除了視覺上衝擊與焦慮，倒不乏女同學妙語如珠的「歪讀」與「解毒」。

「哎呀！男人會自食惡果的，如果有一天他們的尺寸和持久力被拿來當作比較的標準時……」登

A片在男生宿舍放映沒事，在女生宿舍放映卻引起軒然大波。

時一片哄堂大笑！

A片播放後幾十分鐘，女學生即自行歸納出幾點制式A片的邏輯——由於要將「性交視覺化」，女體在螢幕上要盡可能的打開身體，以利男性陽具的插入，與目光的觀看。然而，男人的面目卻是模糊的，男體很少被呈現，觀影人才能毫無障礙地認同攝影機的視角，直接進入劇情——也就是進入攝影機提供的「插入女體」的性幻想空間。

在螢幕上，只見男人不斷抽送陽具的「活塞動作」，女人的性感帶則被侷限在胸部、陰蒂、陰道三點，窄化了情慾感官，而且，影片最終總是結束在男人射精的高潮上。

張小虹說，解構制式A片的邏輯，A片結束在男人射精的高潮鏡頭，是為展現男性快感與生殖力的象徵，女體基本上只是提供插入的身體。影片中雖然充斥著女性呻吟的聲音，卻是兩具不溝通的、情慾貧乏的肉體，A片根本上來說是「情慾默片」，這種A片更片面地執行了父權意識至上的「性教育」。

事實上，不論是金賽性學報告抑或是海蒂報告，皆指出幾近三分之二的男人無法透過陰道性交得到高潮，如果A片是男性社會化過程的主要材料，女性與其認知差距之大，也就不言可喻。

①

摸索另類情欲的出路 校園同志展開多項活動

校園女生討論情欲文化，即引起軒然大波，校園中的同性戀者，在異性戀機制下，更是弱勢中的弱勢，極易被歧視。目前在各校已有同性戀者的社團出現，除了舉辦聯誼性質活動外，也開始爭取不受歧視的權利。

本刊記者／董成渝

校園中的女性要爭取身體自主的權利，那麼其他的弱勢族群如同性戀者呢？

校園同志舉辦多項活動

一位台大的男同性戀住宿生，去年某日帶男友回到宿舍，原以為室友不在，因此兩人開始較親密的動作，孰料室友正在上鋪小憩，聽見聲響起來察看，發現二人的「行徑」後大怒，當場把兩人趕出宿舍。



今年三月底同性戀社團首次走上街頭抗議歧視性的同性戀學術研究。

本刊資料室

這件事後來被台大的其他圈內同志傳開來，許多人都十分憤怒，一位「台大男同性戀問題研究社」的成員說，在宿舍裡，如果是一男一女有親密行為被室友撞見，室友的反應通常是「連忙道歉並且避開」，可是如果是一對同性戀者就不同了。他質疑，同性戀者在校園內究竟有多少空間？尤其是住宿生，如果住校四年，就代表著他四年都要與這種事情奮鬥。

據說，那位被室友逐出的學生後來再也沒有回到宿舍。可是，他即使選擇不回宿舍，校園內又為他留有多大的空間？畢業後出社會呢？

今年三月底，以社運團體同志工作坊為首的同性戀社團，第一次走上街頭抗議社會的歧視，同時參與的其他校園同志團體也第一次「拋頭露面」出來連署聲援，他／她們是：台大男同性戀問題研究社（Gay Chat）、台大 Lambda 女同性戀文化研究

社、政大「陸仁賈」、東吳同志小組、新竹清大與交大的「風城同志紀事」、中壢中央中原聯合 Sling 性別研究小隊等。其中純粹的女同性戀社團只有台大 Lambda，男女混合的社團則是政大「陸仁賈」、東吳「同志小組」。還有許團體正在成形中，譬如東海、政大、師大等等。台中中興大學最近也有同性戀社團成立。

這些團體中唯有台大男同性戀社在九三年春天正式「登記合法」，台大 Lambda 則將於今夏登記成立，其他都是以地下形式活動。有些學校的同性戀者，原先以電腦網路互通聲息，譬如新竹清華與交大的學生，在網路上有一個固定的同性戀者的談話板，談久了，便決定共同成立一個社團，叫「風城同志紀事」，簡稱 Whican，平時有讀書會、聯誼等活動，上學期還辦了社員的才藝表演，最近則與清大的兩性社會研究室合辦「風城同志影展」。

校園裡的同性戀社團辦讀書會、座談、聯誼等是較普遍的活動，影展也是。除了風城同志紀事之外，台大、師大、政大等校都辦過同志影展，選的片子多是歐美的同志電影，如「墨利斯斯的情人」、「蜘蛛女之吻」等，希望藉由影像來探討同性戀的各種面向。東海大學美術社的幾位成員最近也正積極選片準備影展，他們希望能改變目前依附在中興

大學的同性戀社團的活動形式，計畫組織一個東海自己的同志團體。

異性戀機制形成莫大傷害

「參與校園內團體能幫助許多對自己的性別傾向仍然模糊或徬徨的人，讓他們看到這個圈子的一面，知道許多人跟他們是一樣的。」一位台大同性戀學生說。他說，有些人進入社團後談及，從前都以為世界上只有自己一個人喜歡男孩子，覺得很害怕，現在則成長了許多。在生活層面上除了有感情的互相交流，也共同面對異性戀機制的壓力。

平常午餐時間，台大男同性戀社的部份成員會在校園的某個午餐場所一起吃飯，同時也有其他社團的成員在此聚集。因為全是男生，又有留言簿，因此男同性戀學生們的目標十分顯著。有一段時期，某個基督教社團的成員會上前來向他們傳教，很熱心地讀經給他們聽並勸他們來參加聚會。由於基督教給人的傳統印象是排斥同性戀的，因此這些同性戀學生們有被騷擾的不愉快感覺，但也無可奈何。「可是幾次以後就不會了，因為後來我們的人比較多。」他一語道出了異性戀者與同性戀者之間權力分配的來源。

當與社團分開、獨自面對異性戀機制時，感受又不同了。張小虹在台大開了一堂性別與文化研

究的通識課程，最近有一堂課的討論主題是「同性戀婚姻」。一位修這堂課的同性戀學生形容他當時上課的感受，他說，平時大家討論性別議題如「處女情結」、「女性主義時，態度都十分開放，可是在討論同性戀婚姻時就不同了。有人說，「除非能夠證明同性戀者是天生的，不是後天環境造成的，我才会接受他／她們結婚。」也有人說：「他／她們結婚了，如果要傳宗接代怎麼辦？」更有人說：「結婚就是為了傳宗接代，他／她們們可以結婚？」他說，這堂課在張小虹的帶領下，一般學生大多都是跟著時代脈絡思考的，因此他聽了這些討論十分訝異。張小虹看來也頗為失望，從不點名的她在下課時對學生說，「下次上課要點名，大家一定要來，才能聽到她要傳達的觀念，「這樣你們以後出去提到上過張小虹的課，才不會丟我的臉。」

這位同性戀學生說，「那天在教室裡，我深深地感到了那種異性戀者對同性戀者的恐懼。」他說，異性戀者恐懼同性戀族群帶來的效應會傷害自己，這種反應就和父權社會對於從事婦運者的態度是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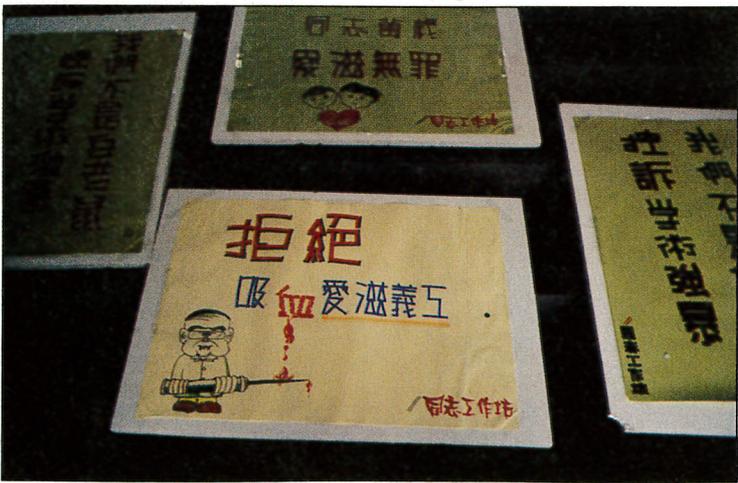
利用校園選舉爭取權益

「女同性戀者面對的環境可能與男同性戀者稍有不同，但壓力絕不比男同性戀者小！」一位東

吳大學的女同志說。校園內女性主義運動與女同性戀者之間的關係一直是曖昧的，在校園裡許多「有女性主義理念的女同性戀者」所承受的社會壓力與心理恐懼，常常令她們在許多場合出現都要冒曝光的危險。這位當初由異性戀轉為同性戀的女生，是因為覺得異性戀的相處模式較死板僵化才改變的，如今與女友「悠游於更大的想像力與情趣空間」中，流連忘返。她的許多女同性戀友人則有許多是從小就喜歡女生，她觀察她們的相處方式，與異性戀者是有極大的不同。「可是我們都有共同的憂慮，就是怕被房東趕出來！」她笑道。對她而言，她所參加的女同性戀社團目前較大的問題是沒有人願意出來為團體代言。

由於大多數的校園同性戀社團都成立不久，又缺乏社運經驗，這些社團仍以聯誼性質為主，較少碰觸運動性的議題，因此對於自身權益的爭取仍然較為被動。不過，台大女同性戀社與男同性戀社已聯合起來，在最近的學生會長選舉熱潮中，提出「致學生會長候選人書」，主張有八點：反對課堂上出現歧視同性戀言論；成立反歧視同性戀言論；增設同性戀論述課程、成立同性戀研究室；停止校方進行白色恐

本刊資料室



校園內的同性戀者為爭取自身的權益已跨出第一步。

怖式的言論箝制；要求圖書館全面購置國外同性戀期刊、研究書籍；同性戀社團要求屬於自己的社團空間與社團辦公室；開設異性戀成長團體、允許「同性戀聯誼社」成立。他／她們希望形成壓力團體，要求候選人能提出對同性戀同學的政見，目前只有女研社王慶寧對同性戀團體提出具體政見。

他／她們的做法，可說是跨出了校園內同性戀者爭取自身權益的第一步，未來各校的團體逐步跟進將會是必然的趨勢，同志的權益本當自己爭取。

突破中產菁英的「拘謹」 看A片何妨大家一起來

一個進步的社會原本就沒有所謂「誰才可以看A片」的問題，唯有如此，才不會有「誰快快來看A片」的呼聲。然而，這個社會若沒法做到不分男女階層的平等，也就只好呼籲並質問：「為甚麼不能大家一起來？」

特約撰述／譚石

台

大女生宿舍公開放映A片的事件，再次引發了媒體上的風暴，各式各樣的討論，從苦口婆心的勸阻到口誅筆伐的聲討，一下子之間都在報章雜誌出現。有趣的是，其實看A片已經是有史已久的活動了，不論是在第四台、私下錄影帶流傳、或是某些異色電影院，原本就是堂而皇之地放映了，可是卻都沒引起這麼多的注意。甚至更早以前，色情海報曾經貼滿了全省各地的大街小巷，似乎也沒人理會呢！為甚麼一個學校的女生宿舍放A片，而且可能沒多少人去看，就造成了未演先轟動的效果呢？

暴露與打破隱藏的規範

在這次討論裡，一些婦產科或精神科醫師和性教育專家們最常提到的論點，就是這些A片經常是誇大而不合實際的，甚至會造成一輩子的性心理障礙。然而，看過A片的人那麼多，這些性心理障礙的不幸者恐怕不是因為A片的內容，而是因為更複雜的社會、心理和人格問題才會造成這效果的吧！何況，正如前面所言，A片其實已經到處可見了，如果有性知識或性姿勢的負面影響也早已造成，台大女生宿舍再公開放個十場，恐怕連推波助瀾的效果都還談不上呢！

基本上，媒體或所謂的專家們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恐怕還是本身權威感受損，同時又複雜地

隱約感受到偷窺的喜悅，才以義正詞嚴的道貌卻是如此興致勃勃的方式來一窩蜂地製作追蹤報導吧？換另一角度來說，這次事件的確是逼著某些向來沒被說出來的規矩或事實不得不站到陽光下來，甚至進一步打破此規矩吧。關於這點，顯然A片不是問題了，我們可以從「台大」「女生」「宿舍」「公開放映」來看待。

宿舍是家庭結構的移植

A片的存在

既然是事實，然而越是中產階級就越壓抑（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另外進一步討論）。在社會的階級結構中，原本就是最上層的（如權貴人士或以前的王室）和最下層的（如小偷、流浪漢、妓女等人）才被允許日常生活可以公開各種越軌的狀態。越



A片在台大校園內公開放映，象徵突破中產菁英的拘謹。

是中間地帶的階級，在嚴密的彼此道德監控下，他的公開生活就要和私底下的秘密生活必需像人格分裂般分為兩個世界。而「台大」正是台灣中產菁英的象徵，卻在這事件中將公和私的分離重新復原了。

其次，是「女生」問題。事實

上，對台灣男性來說，看A片就是一種成人禮，除非是某些特殊的人格，幾乎每個人都是以各式各樣的A片管道來宣告自己的獨立成長。這種宣告既是對自己的（「我開始知道性交，我是男人了」）也是對朋友或同儕的（「我和你們一樣，都敢涉獵這種場所了」）。然而女性則不然。社會期待女性是乖巧、受呵護照顧、不問世事的，不希望她們真正地成長和獨立的，當然就不會允許各種有真正意義的成人禮。

再則是「宿舍」。向來台灣的學生宿舍就被視為傳統家庭的延伸，是父權制度下父母將監控權移交給教官或其他舍監人員。甚至我們可以說，當子女長大到有脫離父母掌控之危險時，就被移送給更有辦法的地方。這也難怪上次台大要男女同宿舍會造成某些人士的不快。然而，事實上，許多學校的宿舍早已不是如此。這次A片事件只是將「宿舍」問題，再一次凸顯出來罷了。

公開放映中衛道者要害

當然，最震撼的還是「公開放映」的問題。這個社會所要求的其實不是真正的正義或公理或道德等等，而是只想藉這些道貌岸然的理由來控制一切秩序。因



宿舍向被視為家庭的延伸，這也是衛道者反彈原因之一。

攝影／許伯鑫

此，這次台大女生如果「私下」放映可能就不會遭譴責了，但是只要是「公開」的，社會就要以這些藉口來管制。所以各種專家跑出來，甚至還有警告違反民法第幾條的。所謂的「公開」，真的是擊中某些人士的要害，但也促成了我們重新思考台灣社會還有哪些隱形規矩正操控著我們的生活卻從沒被討論過。

一個進步的社會原本就沒有所謂「誰才可以看A片」的問題；唯有如此，才不會有「誰快快樂看A片」的呼聲。然而，這個社會如果沒法做到不分男女階層的

A片是男性性文化的顯微鏡 批判A片引發男性焦慮

特約撰述／譚石

隨著A片在台大女生宿舍的公開放映，包括台大女研社、支持的台大女教授和女生宿舍，都遭到了事先所不曾想像的壓力。這些壓力，有些是匿名而污穢不堪的，譬如不斷騷擾的髒電話；也有來自台大的主管上司等的關心而頻頻施壓的行徑；當然，更多的是以評論自居的記者和所謂的性教育專家。

台大的女學生和教授為了減少壓力同時避免誤會，特別改名為「A片批判大會」，並且提出「要身體自主權，不要性解放」的澄清。然而還是有些報導不斷地強調她們引發了衝突。

國內號稱最大報，也是向來以自由傾向自豪的中國時報，在八十四年五月十六日的社會焦點版裡，就有一位名叫張志清的記者（應該是男性），在新聞分析中譴責：「女權主義者將『A片文化』與『男性性文化』劃上等號，使兩性關係一下子緊張起來。」

A片文化難道不是男性沙文下的文化產物？雖然，不見得每一位男性都是父權體制的絕對受益者，甚至每個男人終其一生還多少因為分辨不清自己，身陷其中而痛苦；但是，這些男性的痛苦並不能否認包括A片、幼齒現象、壯陽藥等等在內的台灣男性性文化？

也許男性中也有不少對A片有所批判吧！但是，A片所流露的，是台灣社會中以男性為主體的集體潛意識。站在道德觀點或正統性教育立場來批判A片的，其實只是用壓抑的方式來解決表面的症狀，並沒有進一步思考背後的整個結構問題，是一種保守態度的觀點。至於自認為站在進步立場的男性，如果在那一場事後檢討的記者會裡仍然感覺到「兩性關係緊張」，就大聲疾呼，恐怕只是自己潛意識裡原有的男性沙文思考模式依然有效地運作，才會如此焦慮吧！

平等（包括平等地看A片的機會），也就只好呼籲並且質問：「為甚麼不能大家一起來？」。台

大女生宿舍的公開放映A片，只是讓我們再一次地省思這個問題罷了。

①